

諾貝爾友誼之旅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方偉宏副教授

來自瑞典斯德哥爾摩公佈 2015 年諾貝爾獎得獎者的新聞，化學獎頒給三位研究核酸修復的大師，研究核酸配對錯誤修復的 Paul Modrich 為其中之一，也正是我在美國杜克大學修習博士學位的論文指導教授，得知這項消息後，我立刻以電子郵件向他恭賀。過去受到 Modrich 指導過的學生也透過網路聯繫，規畫在杜克大學舉辦一次同學會，歡慶實驗室老板獲得殊榮。為恩師高興之餘我也稍稍沾光，受到幾個刊物的邀稿，論述核酸修復研究領域在生物醫學領域上的重要意義。

獲獎名單公布後約一個星期，一早進入研究室開電腦讀取郵件，頗為意外的看到 Paul 寄來一封主旨為「諾貝爾頒獎典禮」的信，原以為是禮貌性的回我先前的道賀，展信閱讀令我十分的驚喜，信中大意是諾貝爾基金會容許每一位得獎主可以邀請幾位貴賓（官方數字是 14 位），Paul 和妻子 Vickers 很期盼我能陪伴他們參加頒獎典禮，他要求我對這項邀請保密，因為實驗室中很多人想參加這項活動，如果我無法參加，他將會這個名額轉邀實驗室其他成員。

陪指導教授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這可是大大光彩的榮耀，但是在學期中請假是有點困擾，頒獎日固定在諾貝爾的逝世紀念日 12 月 10 日，配合頒獎典禮有一整個星期的諾貝爾周，查一查課表真是天助我也，剛好整個星期都沒排課，於是立刻回了一封感謝的信，表達我充滿激動接受邀請的心情。

Paul 前往瑞典的庶務全部由老板娘 Vickers 打理，包括受邀貴賓的聯繫，她隨即給我一封信，禮貌的感謝我的參加，接著進入主題強調諾貝爾頒獎典禮有嚴格的衣著規定，男士規定要 White-tie and tail 的正式燕尾服，可以預先在主辦單位特約的服飾店租借。我查閱了禮服租金，全套燕尾服在當地租金約 1 萬新台幣，先前參加過一個國際禮儀研習會，聽過外交部石瑞琦大使演講服裝禮儀，談到本地禮服製作又快又好又經

濟，讓外賓很滿意。我心底盤算一番，難得出席如此重要的盛會，乾脆就訂做一套，日後或許還有機會穿；於是打電話到外交部找石大使請教合適的服飾店，在石大使熱情的協助下，介紹一家在國賓飯店旁的詹姆士西服，於是我就在那裡訂作了一套白領燕尾服，由於時間不是很趕，師傅慢工出細活足足一個月的時間，出發前一周才做好，整套行頭合計新台幣 2 萬 5 千元，穿在身上果然品味不同。



全新的燕尾服先在家中穿給家人看

就在這時候 Vickers 十萬火急的寄來一封信，諾貝爾基金會告訴她，Paul 的貴賓中有好幾位沒有向他們訂燕尾服，包括了我在內，於是我將試穿燕尾服的相片傳給她，要他們放心，我已整裝待發了。有趣的是在頒獎晚宴上，我注意到蘇新森燕尾服的翻領式樣有些不同，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在接受 Paul 的邀請後很興奮，立刻興沖沖的安排行程同時也很慎重的在美國租了這套禮服帶來穿，難怪他在那時候也被列入未訂禮服的名單中。

隨後我收到了諾貝爾基金會以電子郵件通知受邀貴賓的信函，透露出所有受邀者的身份，Paul 的貴賓邀請顯出他十分的念舊，所邀請的 14 位貴賓只有女兒一位是親人，R. Lehman 是他在史丹福的博士班指導教授，C.C. Richardson 是他在哈佛的博士後研究指導教授，剩下的 11 位都是過去的博士生

或博士後研究員，比對他過去與得獎相關的著作可以明顯的看出來，這 11 位受邀學生可說對他拿到諾貝爾獎最有貢獻的人，而 Paul 進行首輪邀請時，所有人都視邀請為難得的殊榮，第一時間就接受邀請，因此根本沒有第二輪的機會。

名單中我認識的幾位包括：A-lien Lu (呂阿戀) 1980 年代的博士後研究員，1983 年在 PNAS 發表首篇細菌 mismatch repair 的論文，現為馬里蘭大學教授。

Michael S. Su (蘇新森) 1984-7 年間博士生，發展出多種配對錯誤受質，純化並研究 MutS 蛋白，現為美國一家生技公司資深副董。Robert Lahue & Karin Au 兩位博士後研究員，1989 年在 Science 發表用純化的修復蛋白質，在試管中重現修復活性，Lahue 現為愛爾蘭大學教授，Au 現任職於葛蘭素史克藥廠。Guo-Min Li (李國民) 博士後研究員，我們 1993 年在 Cell 共同發表發現 HNPCC 腫瘤細胞株缺乏 mismatch repair。李國民現為南加大教授。幾位熟識的朋友就開始聯繫做行程規畫。

在訂前往瑞典的機位及安排住宿時，我也聯繫上一位瑞典鳥友，我們五年前參加印度賞鳥活動時相識，兩年前他和朋友來台灣賞鳥我還陪伴他們一天。他熱情的回覆我這一定是命運將我帶到瑞典，並約好在斯德哥爾摩附近做賞鳥一日遊。

載滿整箱禦寒衣物及燕尾服，繞過半個地球來到了瑞典，氣候異常帶來的暖冬讓斯德哥爾摩相當溫暖，抵達當日住進旅館，我立刻循地圖前往 Grand Hotel，在專設的諾貝爾櫃檯報到取得貴賓信封袋，其中包括了諾貝爾頒獎典禮及晚宴邀請卡，諾貝爾基金會及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歡迎會邀請卡，Prof. Paul Modrich 在諾貝爾週的官方行程表，每份文件上都有燙金的諾貝爾獎章印記，服務人員一一講解用途，最後介紹由斯德哥爾摩市旅遊局贈送的榮譽之鑰 (Stockholm key of honour)，在諾貝爾周期間可以免費參觀市區所有的博物館，總共約六十座，這可真是好東西，可惜一個星期的時間有限，我只參觀了十座博物館，其中皇宮及諾貝爾博物館就各進了三次。

12/8 一早來到招待諾貝爾得獎主的 Grand Hotel, 進入正廳中看到了受邀貴賓與 Paul 合照趕緊擠進去, 隨後搭專車前往斯德哥爾摩大學, 聆聽三位化學獎得獎者演講, 會堂內坐滿了學生及觀禮貴賓, 身為核酸修復的研究者, 對於三位大師的成就早就瞭然於心, 聽演講仿如重沐於往日風華的享受, 結束後我們一致認為 Paul 的演講最為得體, 不只是因為他提到了每一位被邀貴賓的得意代表作, 在時間上也控制得恰到好處。相對的 Lindalh 年紀稍長思路及口齒沒有往日清晰, 中間還生忘稿。而 Sancar 則是恨不得將一生所有作品都報出來, 因而拖長了時間。



聆聽演獎的呂阿戀及蘇新森, 是早年來自台灣 Mismatch Repair 的先鋒

演講活動結束後, 我們幾位早年說中文的老相識共進午餐, 聊起當年往事時, 不免對當年發表論文時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發發牢騷, 我們過去在 Paul 的實驗室, 每當有成果準備發表論文時, Paul 常常有意照顧特定的人(美國籍白人男性), 而他也公開表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因此我們幾個華人都覺得 Paul 欠我們一兩篇論文的第一作者, 不過在這次諾貝爾典禮的邀請, 我們一致認為這次 Paul 是公平的。李國民當年在 Paul 實驗室貢獻很多, 也是唯一持續進行 mismatch repair 研究而且做得很好, 近年來與 Paul 實驗室產生競爭有些不愉快, 他原來以為因此不會受到邀請, 沒想到 Paul 是以貢獻的程度提出邀請, 讓他有機會參與這個盛會, 他感到非常欣慰。下午有半數的貴賓受邀參加諾貝爾獎音樂會, 我們幾位沒有受邀的人就到皇宮博物館及諾貝爾博物館參觀, 第二度參觀的我可以當導旅進行解說了。

12/9 前一個晚餐吃了生冷的三明治讓我一夜難眠, 第二天感到腸胃不適很

難過，在旅館躺了一天，經過充份休息後，傍晚精神稍稍恢復前往參加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在 Nordic 博物館舉行的歡迎會。從台灣出發前，我看到諾貝爾週每一個活動都有服裝的規定，歡迎會規定是西裝或傳統服裝，我已多年沒穿西裝，於是決定穿著一件具有東方風格喜氣的紅色馬掛，後來證明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我們搭專車到了博物館，入館時諾貝爾基金會主席及皇家科學院代表在大廳歡迎貴賓，我向前握手時，基金會主席滿臉笑容的對我說：“Nice outfit!”。無獨有偶，稍後前往吧台取飲料時，一位女賓打量我一眼，微笑的讚美：“Nice outfit!”，這時還沒喝酒的我已感到腳步飄飄然，這件紅色馬掛果然大受好評。



歡迎會中穿著帶著喜氣的紅馬掛與 Dr. Modrich 合影

歡迎會中，所有貴賓善用機會與諾貝爾獎得主合影留念，同時請他們簽名留念，主辦者也很貼心的準備許多官方海報，讓歡迎會的貴賓自由帶回留念。我帶了幾份海報回台灣給同事及學生留念。

12/10 頒獎日腸胃仍感不適，決定留在旅館休養，到了下午好好梳洗一番換上燕尾服，果然是人要衣裝，看起來精神煥發，病容一掃而空。當初旅館選在車站旁，離頒獎典禮的音樂廳只有幾條街，平時輕裝散步一下就到，小病初癒加上盛裝後又披件風衣，走起來就不輕鬆。走到側門時警衛說已經關了要我走正門，於是急急走到前門與幾位晚到的賓客拾階而上，進入音樂廳寄放大衣相機，轉了一陣子才找到我座位的樓層，找到位置坐下喘了一口氣，一旁的朋友擔心的問候，以為我趕不上典禮了。

頒獎典禮從諾貝爾得獎主及瑞典國王、王后入座後正式開始，五個獎項分別由委員會召集人演講得獎者的貢獻，本屆典禮全用瑞典語演講，每位貴賓都

有演講全文英文翻譯的小冊子，每一段演講後由國王頒獎，中間還穿插著交響樂及聲樂的表演，全程不到一個小時。在這個攝影及網路發達的年代，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上可以找到近年來頒獎典全程錄影，然而坐在現場觀禮更可以感受獨特的氣氛，對受邀而來的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頒獎結束後，能夠上舞台與新科得獎者合影留念。由於稍後全部的人要轉往市政廳晚宴，我們只能和 Paul 拍一兩張，穿著最正式的燕尾服及晚禮服與諾貝爾得獎主在頒獎舞台上合影，是此行最有價值的紀念。



2015 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現場 (官方攝影)



瑞典國王頒獎給 Dr. Modrich (官方攝影)



頒獎後 Paul Modrich 與邀請來觀禮的實驗室同仁在舞台上合影



與一向身著牛仔褲的 Paul Modrich 以正式的燕尾服合照，一生僅這一次了

諾貝爾基金會安排巴士往來於音樂廳及市政廳，將賓客送至晚宴，兩個地點步行的話大約半個多小時就走得到，然而在交通尖峰時段，等巴士、如沙丁魚罐似的擠上車，再加上壅塞的交通，折騰約一個小時才到市政廳。入口處許多家長帶領小朋友持火把為賓客引路，入場的速度很慢，瓶頸在於衣帽間寄放風衣及皮包需要時間，但大伙也耐心的排隊等候。

進入會場前一張桌子上堆著座次簿，依據姓氏字母找到自己姓名，再依桌號找到自己的座位，座位上還有一張有自己姓名的小卡片，終於在一片華麗的餐具前入座。

在頒獎典禮前的腸胃不適，讓我在諾貝爾晚宴時的胃口不是很好，無法盡情享用精緻的餐點，不過我不是最慘的一位，被安排坐在我身旁的一位日本教授是物理獎得主所邀請的貴賓，在整個晚宴中幾乎都在假寐，食物只稍稍看一眼，刀叉連動都沒動，我關心的問隨行的另一位日本教授，是不是因為時差的問題，他尷尬含混的說大概是，結果最後這位教授整晚只吃了一塊巧克力！後來回想起來，如果不是生病的話，最有可能是前一晚喝酒太 high 了造成第二天宿醉未消的緣故。

諾貝爾晚宴就菜色而言不見得合我們的口味，然而這種國宴級的排場及氣氛則十分特別，令人印象深刻。有興趣的人可以上 [Nobelprize](#) 官方網頁找到當晚的菜單及菜色相片。





諾貝爾晚宴中的餐點

晚宴結束時已近午夜，國王及主賓們上二樓舞廳，隨著悠揚的華爾茲翩翩起舞，我們幾位長年待在實驗室不擅長交際舞的人，在一旁聊聊天，仔細觀察展示櫃中所陳列今年的諾貝爾獎章及獎狀，獎狀是由當代藝術家所設計，化學獎的三幅獎狀的配畫各有特色，都是以 DNA 雙螺旋為主軸，Sancar 的背景雷電交加加上一束陽光，代表放射線或紫外線傷害後需要 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 給 Lindahl 的背景是平靜山河及小分子，代表鹼基自發性水解或被小分子修飾產生的傷害後需要 Base Excision Repair, 而 Modrich 的背景有植物、鳥及魚，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代表在自然狀況下核酸複製所出的錯誤，需要 Mismatch Repair 維持遺傳恒定，設計挺有巧思。





2015 諾貝爾化學獎三位得獎主獎狀背景有其內涵

頒獎典禮後，配合班機的時間我在斯德哥爾摩多留一天，再仔細參觀皇宮博物館。深藏地底的國庫博物館，其中典藏了歷代皇室的冠冕、權杖、皇袍等珍寶，這個博物館是唯一不准拍照的。位於皇宮東南角甲冑博物館，其中收藏過往皇室貴族馬車、早期盔甲軍械、皇室平日衣著，甚至包括幾座王、后重啟的陵寢，以新科技分析遺骸，並且展出當年葬禮的畫作，陪葬物品等，從展品說明中也多了解一些瑞典的歷史。在皇宮隔街有錢幣博物館，藏有數百年來各瑞典國王任內的錢幣，以及世界各國錢幣的演進展示。



離開那天一大早再訪舉辦諾貝爾晚宴的市政廳，矗立於河旁的設計頗具特色。

回國後我將此行的相片及紀念品向生化所林敬哲所長獻寶，他語帶羨慕的說：「你們老板怎麼這麼好，會邀過去的學生。」因為同樣得到化學獎的 Sancar 是他的指導教授，在頒獎典禮時我們才知道，他的邀請函全部發給他的家人及在土耳其的親屬，身為第一位土耳其裔的諾貝爾得獎者，想必 Sancar 必須承受來自土耳其的許多期待。

頒獎典禮後，大家還互換值得懷念的相片，在網路上熱鬧了好一陣子，Dr. Modrich 特別又寫了一封信給我們，感謝大家參加頒獎典禮，並表示大家的參與對他而言意義重大。許多人說能夠參與諾貝爾頒獎盛會是一個終生難忘的經歷，何其有幸又能和故舊好友歡樂聚首、分享榮耀，真是一次拜諾貝爾獎之賜的友誼之旅。